

小說組 | 亞軍

星空 / 石琳



祖籍福建廈門，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交系取得學士學位，並赴歐洲交流學習半年，現就讀於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管理系。曾發表過若干小說、論文和雜文。

最喜愛卻又無法體會的一句話 「一期一會」。

夜涼如水

她靜靜地靠在他的胸前，任他緊緊地箍住自己的肩，腦袋裡一片空白。

就在上一幕，他的身體還像落葉被秋風吹下一般抖個不停。走到人行道前的路口，他突然回頭伸手將她輕攬入懷。她感到心頭震了一下，但見他抖得厲害就沒有吱聲。在他懷裡，她輕輕地拍著他的背，左手裡還抓著他剛送的櫻桃小丸子鑰匙圈。

不知過了多久，他平靜下來了。她感到環繞在自己肩頭的胳膊開始用力往裡收，她的乳房被緊壓在這個溫熱厚實的胸膛上，有些疼有些變形，於是停止了雙手輕拍的安慰，不知道那雙手該擺在哪裡。就在她感到自己因為窒息而變得硬邦邦的身體開始融化癱軟的時候，他鬆開了胳膊說，「我們走吧」。

原來綠燈亮了。

她在清涼的夜色裡跟著他的腳步，感到街上的流光在眼中變得灼熱而恍惚，便抓住了他手肘處的外套。那隻冰涼的手很快地被他拉下來握在了手心裡。他的話開始多了起來。一路上說說笑笑，似乎剛才的擁抱是個大功臣，讓他終於鬆了口氣。她感到他的手掌有著實在而有力的觸感，像個小核電站，源源不斷地向她手心輸送能量，直到她冰冷僵硬的指尖也溫熱了起來。他沿路從中學搶搭順風單車講到了現在的臺灣老闆讓他們想不含「愛情」字眼又必須飽含愛意的奶茶店廣告語。她低頭聽著，感覺他的聲音在耳邊像清泉一樣緩緩地呢喃，偶爾抬頭看他一眼。他笑起來的時候右臉上有個不深不淺的小酒窩。她盯著那個小酒窩愣了兩秒，又羞赧地低了頭，不知為何就想到了LED節能燈的光芒。這光芒不像夏日豔陽那樣耀眼，在冬日的夜色裡似乎也不足以照亮整條街道，但卻剛剛好能照進她的心裡。

她的心裡有一隻鐵籠子，裡面關著一隻小青鳥。小青鳥有著大大的瞳仁，倔強的小嘴，漂亮的藍色羽毛，卻像蒲公英一樣鬆軟渺小。她害怕小青鳥被人們誤認為是小塵埃而掃進垃圾桶裡，因此總是小心翼翼地關著它。籠子放了很多年，已經有些陰暗潮濕，角落還生了鏽，散發出令人難過的氣味。她的母親總是告訴她：「在外面不能哭。讓別人看到你流淚會以為你好欺負」。時間久了，她的眼淚常常回流倒灌。鐵籠子裡因此堆積了鹹鹹的淚水，讓小青鳥無處躲藏，只好日復一日昏昏沉沉地睡去。

這是他們的第一次約會。

回到家裡，她照常打開電腦準備工作。網上有人分享了一條微博「一個女孩最好談三次戀愛，一次懵懂，一次深刻，一次一生」。她已經到了該向自己的一生下注的年紀，於是盯了這條微博半晌。小青鳥似乎在昏睡中喃喃自語起來，但她聽不清它在說甚麼。

那天夜裡，她房間窗外的工地上推土機和起重機開始轟隆隆地運作。

夏天她回家的時候，母親面帶憂慮地說那裡準備蓋醫院了。「我們家離醫院這麼近，要看醫生很方便啊！」她不假思索地說。「離醫院近不好，陰氣重。」她的父親一面埋頭給魚缸換水一面應道。她這才想起來，醫院是有太平間的，而她的父母都年過半百了。

躺在床上，她看著窗外夜空的臉被起重機長長的吊臂來回劃著。身旁的母親側著身把自己整個兒裹在兩層棉被裡，只露出一個嬰兒般小小的額頭。她回頭望著一動不動的母親，不確定她是否睡著了。或許是窗外工地上的勞作聲過於刺耳，她聽不到母親往常的鼾聲。另一個房間裡的燈還亮著，不時傳來「嘩嘩」的報紙翻頁聲響，她知道父親在看報紙上的樓盤資訊。她的父親因為小時候家裡窮弟妹多而在小學三年級輟了學，儘管工作後自己去唸了夜校，並因此遇到了在夜校做兼職老師的母親，但至今他看字時仍要一個個地輕讀出來，很慢很吃力。

小青鳥似乎也被工地上的聲響吵醒了。它把頭從籠子欄杆的間隙裡勉強伸出來，被欄杆擠壓變形的大眼泛出些許酸澀的神情。她摸了摸它額頭上的羽毛，自言自語「我為甚麼還在讀書呢？窗外那些機器為甚麼那麼像變形金剛。它們為甚麼一定要在半夜活動呢？如果身上的肉割下來打上『博士』的紅印章就能換到爸媽想要的新房子該多好。如果明天就能畢業把身上這些肉都割了賣出去該多好。如果能賣到三百萬，在這裡買一套一百平米左右的房子應該沒問題了吧。如果年輕輕的就能做上地產大亨該多好。到時給祖先上香也有個好交代了。」她渾渾沌沌地想著，絮絮叨叨個沒完。小青鳥又疲倦地縮回頭去合上了眼。

第二天是平安夜。他傍晚要參加一場考試。上午中午和下午，她都被窗外「變形金剛」不眠不休的機械聲吵得坐立不安。加上前一夜失眠，她聞到自己滿嘴乾燥的火星味。她開始懷念他的懷抱，似乎只有那裡才有清涼甘甜的景致。但踏出了自己的房門，她又猶豫了。客廳大門上的兩層鎖似乎永遠都那麼醒目，像她的父母那樣用犀利的眼神窺探著她的心。在遇到他之前，她從未在故鄉小城談過戀愛。儘管人們總是用嚮往的語氣對她說你能出生在這個適合滋生戀情的南海小城真好。這種泡沫般的

幸福感總是在一剎那讓她欣然地飄起來，似乎能夠讓她馬上飛到故鄉的上空，擁抱這片溫潤的土地。但是現在，她很想見他，很想黏在他的頭髮上、臉上、脖子上、胳膊上、胸前，嗅他獨有的溫暖體味；很想就在他身邊呆呆坐著看天看地，腦袋空空，只剩下微風拂過眼瞼的光影；很想撥通他的手機，聽他在電話裡像陽光跳躍在樹梢上的聲音。這些別人似乎輕而易舉就可以辦到的事情，她卻束手無策。她能輕而易舉辦到的似乎就是坐到家裡的書桌前邀請熟悉又陌生的靈魂在紙上起舞。

她坐到了書桌前，書桌正前方的窗外，「變形金剛」的「胳膊」揮來揮去，把陽光分割成一塊塊陰影。她很擔心那長長的「胳膊」哪天會不小心撞到家所在的這棟樓，更或者直接撞碎書桌前的這扇窗戶伸進房間裡。

晚上八時，朋友X打來電話問她是否去夜店過平安夜。她匆匆地答應了。換上衣服化好妝，她在母親陰鬱的臉色下衝出了家門。這是她第一次出現在故鄉小城的夜場所裡。她呼吸局促地化了個濃重的眼妝，走到家樓下的防盜鐵門前時已經沒了力氣和興致。她只是覺得必須向父母證明甚麼，因此不得不堅持著奔進夜色裡。

她按照自己的設想先去見了他。他找到她的時候喘著氣。她有些生硬地牽住了他的手，那手卻和第一次不一樣，比周圍的空氣還要涼。她看著他身上單薄的衣服，猜想他接到自己電話後就抓上外套衝出家門的情景。當她告訴他一會要和X去夜店時，他輕輕地鬆開了和她握著的手。他帶她去買了當地的手機卡，給她攔了一輛的士，目送她上車後關上車門就一聲不吭地轉身走了。平安夜的街上堆滿了人，車子艱難地向前挪動，似乎比行人的腳步還要緩慢。她趴在車後窗上，看著他的背影很快地消失在車水馬龍裡。小青鳥的籠子滑倒了，撞在那層落滿灰塵的車後窗玻璃上，發出「咚」的一聲響。她一時間變得無精打采，懶得去管那個歪倒的鐵籠，也不想去看籠子裡的那張東倒西歪後驚恐的表情。

她在寒風中等了X很久，手腳發麻。一個油頭粉面的男子走過來問她電話號碼。她支支吾吾地向後退了幾步，索性鑽進了身後的超市。超

市裡空氣暖和而沉悶。她感到自己凍僵的臉頰有些受寵若驚，竟蒙上了一層小水珠。這時，手機收到了一條提示資訊，告訴她剛買到的手機卡裡被充進了100元。她忍不住撥通了他的號碼，問是不是他充的錢。他在電話裡用故作輕鬆的口吻說「是啊！你不是要用嘛？」掛上電話，她盯著眼前的一排調味料貨架發呆，不覺地紅了眼眶。

在距離約定時間一個半小時之後，X來了。X坐在一輛黑色奧迪上朝她揮手，招呼她上車。前排竟有兩個奇形怪狀的陌生男子，一個像上了光漆的長鼻子匹諾曹，一個像吸過了許多海洛因。車子一個個夜店前停下又開走，她尾隨著這三個人下車又上車。這個小城不知何時變得這麼喜歡耶誕節，每家夜店裡都擠滿了來狂歡的人們。每個人都張牙舞爪地想要擁抱聖誕老人，儘管似乎沒有幾個人瞭解耶穌。

在去第四家夜店的路上，她的包裡忽然響起了慷慨激昂的《土耳其進行曲》。出門前，父親把家裡的無線電話丟進了她的包裡。她看著電話上瘋狂閃爍的父親的手機號碼，感到周身發熱。「你爸爸還追著你不放啊！」一旁的X不知何時挨過身來。她一時有些尷尬，又有些莫名的憤怒，不知哪來的勇氣猛地按了關機鍵。《土耳其進行曲》嘎然而止的那一刻，她忽然明白自己是這輛車裡多餘的人。

這是一個面無表情的平安夜。

清晨五點的時候，她被奧迪送回家裡。母親給她開了門。進門的時候，她默默地看了一眼母親眯縫的眼睛上兩道像幼蠶一樣扭曲的眉毛，便摸到房間裡脫下了一身衣服，鑽進被窩。她把頭也一起埋進被子裡重重地呼吸著，覺得自己又髒又冷又累，全身發抖，蜷縮成一團。「心愛的蕾絲裙和長筒靴，對不起」，她閉眼在心裡默念著，眼前卻又閃現出背後的醉漢噴了她一身啤酒後得意得長泡的臉。父親在房門口綿綿不絕地咒罵著「覺得憋悶就不要回來啊！居然敢把長輩的電話掛掉！讀那麼多書有甚麼用，連小學生都不如！」她不知道自己是何時跌入夢裡的。

早上八時左右，她醒了。她夢見了父親和母親在滂沱大雨裡推著一

車煤蹣跚地走著；父親的頭上破了一個洞，類似血和腦漿的液體「吱吱」地往外冒；母親淚流滿面地望著她喊了一聲她的小名，之後似乎在哭訴甚麼。她覺得自己必須醒了。從床上坐起來，她抹了抹發酸的眼睛。房門不知甚麼時候被母親帶上了，房間外的客廳裡傳來母親給一群小孩輔導功課的吵鬧聲，房間裡冷颼颼的沒有陽光。她很快地穿好了衣服，看了眼床頭櫃上那堆沾滿酒氣的衣裙，走出房間坐到了書桌前。

晚上，她如約去和他一起過兩人的第一個耶誕節。他在她家樓下抱住她，問「要不要做我女朋友」。他還在她耳邊說了一些話，那些話聽起來一頓一頓的，像丹麥曲奇餅漂浮在周身的空氣裡。少頃，她覺得自己也飄起來了。

末了，他問：「我們這樣算不算悄悄話？」「不算，有老天爺看著呢！」她自然而平靜地答道。她想不清是自己先抬頭看著夜空做出了這樣的判斷，還是先做出了這樣的禱告後才抬頭看著夜空。她只記得那一晚的夜空依舊清涼，優雅幽深的一片藍色裡有幾顆鑽石般的星星若隱若現。

一個月前，她從美國宇航局下屬的公司那買了兩顆星星的命名權。她把其中一顆冠以他和她的名字，用英文裡的「和」（「&」）在中間做了連接。另一顆她先是想用父親的名字，但又擔心父親一個人在那顆星星上吹冷風會很孤單，於是便索性冠名「XXX的一家」。在她看來，人的靈魂是可以超越物理限制，到光年外的這些星球上去的。而她決定讓自己的靈魂在這兩顆星球上來回蹦躑。

他伸過頭來意欲吻她的時候，小青鳥撲楞楞地撞起了籠子。

她至今也不明白，為甚麼自己的頭會向一旁閃一下，才回到原地送上了自己的嘴唇。她感到他發乾的嘴唇是溫柔地含著自己，類似泉水一樣的清甜緩緩地從口腔湧進她的胸口。這次吻到的不再是章魚或者駱駝。她好想就那樣霸佔那時那刻不再動彈。

那一晚的星空，穿過光年外的沉默，開始浸漬了她的骨髓，開出燦爛又寂寞的花朵。

得獎感言

一片景致，一段文字，一個人，如果全情投入去看去想描繪，都是一種剝洋葱的過程。層層剝落間，淚滿衣襟。

有些風景，一笑而過是雲煙。有些風景，那時瑣碎，這時卻一味純粹。

我想，「用『心』」是分享文字的意義。這是這篇《星空》的由來。

首先，感謝評委和組織比賽的工作人員。

其次，感謝Ivan在我創作此文時所給的鼓勵。

再次，感謝造物主創造了神奇的大自然和美麗的心情。

最後，祝願所有追夢的靈魂，在流光溢彩的世界裡，都能勇敢的擁抱屬於自己的一片星空。

評審意見

楊揚教授：

這是一篇有很強寫實風格的都市小說。儘管作品交代故事的發生地是「故鄉小城」，但「人行道口」、「街上的流光」、「夜店」等場景，處處暗示著這是一個清涼而潮濕的南方都市。作品主人翁「她」、父母都是平頭百姓，一家三口居住局促。她的理想之一，是獲得一個「博士」，買一套百米平方的房子。總之，「家」對她而言，是一種壓抑的力量。而作品中代表愛情的「他」，給我們帶來快樂和愉悅的想像。

整部作品，人物心理和情境關係表現得較為融和。